

静净黄河源：草高“破雪”，千湖归来

2005年至今，国家在黄河源累计投入7.15亿元，相继实施禁牧减畜、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项目，在101万亩退化草场上种活了人工草，在2.94万亩的遗留矿区覆土植草，有效遏制了当地的生态退化趋势。如今，玛多大小湖泊、坑塘恢复至44607个，“生态大县”美誉复归。



1月17日，一群藏野驴奔跑在黄河源区的草原上。
新华社记者张大川摄

本报记者李亚光、张大川

位于青海省南部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发源地。昔日，规模畜牧、采挖沙金等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活动交织，使当地草场大面积萎缩，2000余个湖泊干涸，牧民整整过了10年“守着源头没水喝”的日子。

近年来，国家在黄河源区累计投入7.15亿元，初步遏制了当地的生态退化趋势。如今的黄河源头什么样？数九寒天，记者驱车前往海拔超过4600米的黄河源头，探访雪境中的约古宗列。

天地无垠，银装素裹，一片苍茫。行车于雪后黄河源，驾驶员很难分清哪边是路，哪边是草地和结冰的湖。车轮高高腾起阵阵雪雾，不一会车窗就结了厚厚的冰，记者一行3辆车相继陷入齐膝积雪。

车外气温低于零下25摄氏度，夹带着雪的狂风像刀片一样打在脸上，记者用尽全力急促呼吸，仍感气短心慌。

这里是人类生命的“禁区”，方圆几十公里都难以寻见一个牧民，除了阵阵风声，安静得令人心悸。

可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。远处，一群藏

原羚好奇地打量着行动笨拙、正抢救被困车辆的记者一行。他们在冰原上追逐嬉戏、自由觅食，丝毫不受严酷环境影响。

上车后，同行的玛多县生态管护员闹哇告诉记者，近年来伴随着生态向好，黄河源区草场长势喜人，尽管平均雪深超过15厘米，一些植被也能冒出头来，供野生动物取食。过去冬天，当地生态严重退化，连家畜都吃不上草。

闹哇的言语无意间触动了记者的痛心记忆。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黄河源区植被大幅萎缩，失去水源涵养的2000余个湖泊干涸，源头开始断流，当地牧民整整过了10年“守着源头没水喝”的日子。

“牛羊饿得瘦骨嶙峋，牧民们每个月就要带着牲畜转一次场，有人甚至前往400公里外的青海省海西州放牧。”闹哇说。

谈话间，车已行至一处牧民聚居点，同车的另一名生态管护员刚周示意记者看向窗外。积雪中，一段残破的土坯墙格外醒目，刚周说，这里是他的出生和长大的地方。

这位54岁的藏族汉子请驾驶员停下车。抚摸着老家的土墙，回忆起年轻时时光，他眼眶中似有泪水打转。

2006年，难以通过放牧来继续维持生

活的刚周一家，同玛多县584户牧民一道搬离了世代生活的草原。一部分人选择跨州迁移，前往更远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生活。

刚周说，就在生态严重退化之前，黄河源人曾短暂拥有过一段骄傲而富足的日子。那时的玛多县草高齐膝、河湖丰润，人均存栏牲畜一度发展到132头，是全国闻名的畜牧业首富县。

这片水草丰美的富饶原野还蕴藏着大量沙金，每年吸引全国上万人前来开采。

短短30年间，生态优越的玛多县就迎来苦果。谁未曾想到，腰包鼓鼓的牧民们会一下子沦为“生态灾民”。

“如今我能再次回到故乡，全靠国家下决心恢复治理黄河源生态。”刚周说。

踏着积雪，刚周带记者一行徒步十多分钟，来到一片可见的多年生牧草滩，远处就是牧民口中的“黑河”。刚周告诉记者，这里在20多年前曾淹没草，如今冰封的河道比上世纪60年代时还要宽。

身旁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处处长长久谢说，2005年至今，国家在黄河源累计投入7.15亿元，相继实施禁牧减畜、退牧还草

等一系列生态项目，在101万亩退化草场上种活了人工草，在2.94万亩的遗留矿区覆土植草，有效遏制了当地的生态退化趋势。如今，玛多大小湖泊、坑塘恢复至44607个，“生态大县”美誉复归。

寒风渐止，太阳从云缝中探出头来，一缕阳光洒向大地，金黄色的雪原和泛着蓝光的冰封黑河开始呈现出不同层次的颜色。此刻，身旁一直苦着脸的刚周眯眼笑了。

“你看，就算是冬天，我们黄河源也有外地人难得一见的美景吧？”刚周自豪地问道。

接近正午，劳顿饥饿的记者一行拿出随身携带的干粮，在草滩上进食。附近牧民拎着茶壶装满积雪，烧开后给每个人都倒了满杯，清澈而甘甜。

离开时，闹哇用手指细致地捏起掉在草原上星星点点的垃圾，放入塑料袋并装到车上，随即又不放心地回头检查，多次确认后才上车。

“我们已经吃了破坏生态的亏，不能再让子孙后代了活路。”闹哇说，作为一名生态管护员，他除了保持环境卫生外，每周至少要巡护2次辖区，监测并记录野生动物分布情况，遇到生态违法行为第一时间上报。

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甘学斌说，在牧民的协助下，最近20年，当地扎实开展反盗猎、反盗捕、反盗采工作，共查处各类生态违法案件52起，有力震慑了不法分子，野生动物逐年增多。

向黄河源头行进时，记者在车内累计看到500余头藏野驴，200多只藏原羚，十余只大鸮、猎隼，2匹草原狼。一开始新奇而激动，不停按快门，后来司空见惯，渐渐减少了向窗外张望的频率。

沿着鄂陵湖、扎陵湖，行车6个多小时，期间又经历多次陷车，记者一行终于到达约古宗列。这是母亲河发祥的地方，其中一处山尖上矗立着2块石碑，上题“黄河源”。

以石碑为中心，记者向周围环视，目之所及只有洁白的冰川和积雪。正如去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所述，青藏高原仍是地球上最洁净的地区之一。

在海拔超过4600米的约古宗列，记者仿佛看到了黄河源最初的样子。千百年来，沧海桑田，这里的涓涓清流不断默默向低处汇集，徐徐东流不息。

当领悟到这股脉脉温情时，记者一行早已寒冷不觉。在常年低温的世界第三极，孕育着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源就这样一直关照着人们的福祉，向下游释放着生命的温度。

两分钟的“约会”



李翔拎着保温餐包走向邹小娟所在的G402次列车即将停靠的站台。



邹小娟在车门处接过餐包后和李翔互相做出“比心”的手势。



邹小娟和李翔在即将关门发车前互相挥手道别。

1月22日晚6时54分，G402次列车停靠在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乡东站，车站工作人员李翔在引导旅客上下车完毕后，将事先准备好的餐包递给了车内的妻子邹小娟。

邹小娟是G402次列车的餐吧长，隶属于京铁列服公司石家庄分公司。李翔和她因高铁相识结缘。由于春运期间加班，邹小娟要牺牲休息时间加班，G402次列车每次停靠新乡东站的短短2分钟，便成了他们最期待的相逢时间。李翔会主动要求顶班到站台承担接车任务，并为妻子精心准备晚餐递上车，小小的保温餐包传递着两口子甜蜜的爱情。
新华社记者李安摄影报道

（上接1版）40岁的褚文兴内向老实，低声说：“我不识字，山上可以放牛养羊，下了山不知道干啥，一家人吃啥？”

“老褚，你们家去年收入情况怎样？”贵新闻问。褚文兴抬起头，掰着指头算：卖了1头牛和7只羊，种了一些中药材，加上母亲的低保等，一家人去年总收入1万元出头。

褚仙花插话说：“山里还有黑熊，啃了我们家20只羊，前几天偷吃蜂蜜，把蜂箱都踢下山了。”“你看，去年这么辛苦都没赚到多少钱，况且牛也不可能年年有卖。下了山，除了房子免费，政府还会给每户安排一个公益性就业岗位，确保年收入不低于2万元。”贵新闻详细讲解新房安置、公益性岗位安排、产业帮扶等政策。老支书密新文也顺势劝说，“只要肯干，收入肯定比在山里多！”

没想到，老实巴交的褚文兴比雪山上的石头还硬，他瞅了一眼78岁的老母亲，不停摆手，埋着头说：“我们祖辈生活在这里，老人年纪大了不想搬。”“听道这里，老支书密新文来气了：“村里到镇上，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，连米和盐都要靠人背马驮从山下运进来，全村除了褚仙花两姐妹，再也找不出一个高中生，再不搬出大山，就永远改变不了我们的落后面貌！”

之后，大家都不说话，气氛突然变得紧张。褚仙花打破了沉默，她回忆起大伯父5年前在进山回村的山路上失足坠落悬崖身亡的悲惨往事，有点哽咽：“山里交通那么危险，以后我们在城里生活，你们在山里住，我怎么放心？”

受益于广东省珠海市对口云南怒江的扶贫协作，初中毕业后，褚仙花与表妹李春兰，2018年9月免费就读珠海技师学院，毕业后学校还提供在珠海就业的机会。褚文兴最疼爱的，就是女儿褚仙花。

听了女儿的一番话，褚文兴没再出声，一个劲地往火塘里添加柴火。夜已经很深，火塘的火苗蹿得很高，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，红红的。

在老支书密新文提议下，家庭成员举手表决。褚仙花第一个举手，同意搬家。

所有人目光都聚集到褚文兴身上。“我同意搬！”沉默了很久的褚文兴，突然挺起身子表态。

“我听他爸的！”褚文兴的妻子小南妹一边说，一边笑着往大伙手里塞核桃。

褚文兴的老母亲最后一个表态，她仍然不同意搬。

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愿意搬家，这在贵新和老支书密新文的意料之中。贵新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：“你们在上江镇安置点有很多亲戚，你们在维拉坝的新房子可以置换到上江镇，老人家搬过去也许能够习惯。”他说，过几天陪褚文兴一家下山去看看新房子。

看见老母亲点头表示同意，一直愁眉不展的褚文兴，终于咧嘴笑了。

贵新长吁一口气，悬在心中的那块石头，终于落地。

走出褚文兴家的木棚屋时，夜深人静，皓月当空，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皎洁明亮。朦胧间，身边山崖一树野樱花悄然吐出白蕊，贵新知道，春天正向碧罗雪山深处一步步走来……

新华社广州1月23日电

志愿者聚爱成行，三千孤儿一个家

沂蒙老区一慈善团体6000余名志愿者一对一关爱孤贫儿童

在我们身边，有这样一群孤贫儿童，连叫一声妈妈、抱一下爸爸都无法实现；吃一口热饭、穿一身新衣也常是奢求。在山东沂蒙老区，有这样一个慈善团体，吸纳了6000余名志愿者，一对一关爱3000多名孤贫儿童，为他们重塑温暖之家，用爱心点亮希望。



1月16日，在临沂市罗庄区黄山街道办事处武村，诺诺依偎在志愿者顾圣媛的怀里。
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

新华社济南1月23日电（记者潘林青）“阿姨，我都六年没叫过妈妈了，能叫你一声妈妈吗？”……在我们身边，有这样一群孤贫儿童，连叫一声妈妈、抱一下爸爸都无法实现；吃一口热饭、穿一身新衣也常是奢求。在山东沂蒙老区，有这样一个慈善团体，吸纳了6000余名志愿者，一对一关爱3000多名孤贫儿童，为他们重塑温暖之家，用爱心点亮希望。

孤儿小洁的四个愿望

王晓峰是山东省临沂市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的一名志愿者，正在帮扶沂南县辛集镇的小洁（化名）。由于父母相继因病去世，小洁只能与年过七旬的奶奶相依为命，依靠政府救济勉强度日。

一对一结对帮扶后，王晓峰和妻子经常接小洁到县城家中居住，帮她清理卫生、更换新衣、改善伙食。原本寡言少语的小洁逐渐变得活泼开朗，说出了埋藏心中多年的三个愿

望：“买一套学习丛书，在县里旅游一次，吃一次电视上那种汉堡。”

在实现前两个愿望后，王晓峰一家带她来到了德克士餐厅。拿到汉堡后，小洁却迟迟没有吃。王晓峰妻子问道：“小洁，你咋不吃呢？”小洁愣了一下，指着汉堡外包装问道：“阿姨，这层白色的纸能吃吗？”

听完，王晓峰和妻子的眼圈一下子红了。“原来，长这么大，小洁从来没吃过汉堡。那顿晚餐，我们一家吃得很沉默。”王晓峰说。

从德克士回来后不久，小洁悄悄对王晓峰妻子说：“阿姨，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？我都六年没叫过妈妈了。”她心疼地摸着小洁的头说：“以后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是你一辈子的妈妈。”

小洁13岁生日时，王晓峰一家围坐在一起，面对着生日蛋糕，高唱起生日快乐歌。小洁流着眼泪哽咽地说：“这是13年来第一次过生日。”这次生日宴上，她有了一个新愿望，想长大以后报答那些好心人，帮助更多的人。

在临沂，像小洁这样的孤贫儿童还有很多。临沂市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对全市9000多个村庄逐一排查后，共发现孤儿、事实孤儿、特困儿童等孤贫儿童5500多名。

六千志愿者踊跃入“团”

“对孤贫儿童而言，物质帮扶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关爱。”临沂市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团长徐军说，孤贫儿童因缺少精神关爱，容易成为“问题少年”，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

为此，2018年4月19日，临沂市在全国创新成立侧重精神关爱的孤贫儿童志愿者服务团，明确提出“护送孤贫儿童上大学，暂让孤贫儿童得到真心关爱”的职责使命，力争从根本上帮扶孤贫孩子和家庭。

“我志愿成为一名孤贫儿童志愿者，我将以铁一般的纪律和铁一般的担当要求自己，用生命唤醒生命，用心陪伴孤贫儿童健康成长，让孩